

癸

巳

類

稿

鄂縣俞正燮理初敦甫夫子辛巳再典江南省試所得士也與
同門久而不相識癸巳春聞余忝與分校之役得理初卷調之

意其爲皖省宿學無疑也既又得徐卓犖生卷二卷根柢相伯
仲同時並薦犖生得雋而理初下第矣比犖生來謁詢以皖省
知名士則首舉理初因撮闡文中一二語趣犖生亟往詢之果
理初也犖生之與理初遇不遇各有命而愛素好古澹泊寡營
不詭遇以求合其蒐討之勤識議之博上下古今縱橫馳騁分
鑿並驅悉講求於根柢之學故其見之於文也真而不鑿要而
不蕪質而不俚華而不緝覃精研思實事求是率皆發明經史
與義旁及諸子百家九流之說剖晰疑似若辨黑白可不謂博
學強識君子哉犖生著作甚多余未之見其經義未詳說五十
四卷先已梓行時方攜之行篋乞序於余理初有類稿三十餘

卷尙未付梓余索觀之卷帙頗繁且係初稿懼其擊之南行歸而散失亟商諸及門孔繼勳熾庭邱景湘鏡泉吳林光蕪冷醴金爲付剞劂釐其校正者十五卷爲正集餘爲外集以俟續梓題曰癸巳類稿明是編之輯成於癸巳也理初之志也準生成進士以本班注選既復從需次之暇歸理舊業理初鍛羽南歸而茲稿之輯不至湮沒無傳信乎過不遇固有命而傳不傳亦各有定數也若兩生者可以傳矣於其歸而送之行因以爲兩生序道光十有三年癸巳夏六月王藻菽原氏書於京寓之求日益齋

癸巳類稿目錄

卷一

亭嘉會解

茅茹辨義

大象傳后義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古文說

虞六宗義

書大麓義

準十二州義

柘終賊刑解

教育子義

界證申兩漢刊誤補遺義

揚田下下說

碣石入河義

錫貢解

黑水解

周公奔楚義

金滕公命義

瘞戎股解

寡兒解

呂刑義

五子之歌序古文義

允征序義

湯從先王居義

尚書篇目七篇并說

卷二

薪義

武王女得適齊侯之子義苔何休皇甫謐

詩駟虞義

覲眩解

木桃木李釋書埤雅後

簧考

勺藥義

檜羔裘義

巷伯作詩義

逸豫無期申箋義

啟明長庚古義

四月匪人義

秣韜句讀義

文王元年鄭義

韓奕燕師義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王正月義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解

先配後祖義

晉一軍爲諸侯義

燕祖齊社義

春秋不告不書義

涉河侯車敗義

越國鄙遠義

兄弟辭解

星孛義

作邱甲義

左傳天使義

春秋城虎牢義

左傳宋盟先晉晉有信駁義

春秋書比月日食義

械林羅汭萊山義

夏汭考

章華臺考

僕臣臺義

左傳執政解

患失而惑義

魯昭公孫齊歸罪叔孫論

儀禮行於春秋時義

製解

左邱明作左傳論

春秋左傳書式考

書魯語後

卷三

鄉典賢能論

周官庶子義

秋官都則非官名說

媒氏民判解

士昏禮贊首義

醴婦取脯義

問名義

嗣爲兄弟義

女弔婿駁義

子思之母爲庶氏女義

弟姒義

君子子解

古命於廟義

書儀禮集說少牢二篇後

征南論

周鄉遂田制義

溝洫占地制

王制東田名制解義

鄭數學證義

門左右義

閨月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義

旁三義

特牲禮盥滌巾門左右義

升魚右首義

王府王齊食玉義

決璫極遂解

鄉射堂義

正主面解

羊車說

仞解

月令非周書前

中星鄭義

食之者寡義

以畜寡人義

周官西漢無傳授義

管氏三歸義

論語社主義

君使臣以禮解

徹足用義

鄭聲解

孟子然誠有百姓者義

舜之中國義

卷四

持素脈篇

卷五

持素持篇

卷六

持素證篇

持素目錄序

卷七

爾燕山燕義

輔車義

書隱三年左傳後

釋士補儀禮篇名義

釋小補楚語筭內則總角義

複語解

釋毛

歇音義

夥頤何乃洵還音義

乃洵還音義

等還音義

天字音說

四夷樂古名義

烏孫朱耶還音義

吉貝木棉字義

苜蓿音義

拔都還音義

裏嚕梭反切文義

書古韻標準後

劫胤祧字形說

書劉杳傳後

鯉字形說

△字異義駁

說文重字攷

緯字論

佉路瑟叱書論

尺水字義

書五代史唐書末帝紀後

引書當分義與文說

弋者何慕仁欲方義

校改字論

引書字說

百家姓書後

左邱明子孫姓氏論

卷八

鄧縣山水記

多作類神
卷九
駐劄大臣原始

卷九

臺灣府屬渡口考

澳門紀略跋

左山考

左邱明墓考

俄羅斯佐領考

俄羅斯事輯

緬甸東北兩路地形考

蓋地論

蓋地海論

彌婁山鐵圍山考

由旬義

卷十

蓋天論

宣夜論

史記用蓋天論

恒星七曜古義

桃茆桃符義

天事闕疑說

書開元占經天體渾宗後

五行傳用亥正論

古憲論

九道論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四分論

書開元占經九執法後

太一天一太一乘斗論

九宮應九星考

九宮紀年論

書武經總要後

書煙波釣叟歌後

六壬古式考

六壬書跋

卷十一

百里奚事異同論

秦漢亥正記事記言說

長者義

漢南北軍義

關內侯說

漢少帝本孝惠子攷

瓠子下榘解

主臣解

項彙考

少吏論

史記李延年傳書後

太史公釋名義

名士論駁義

魏典農說

與成君璣書

書齊書虞寄傳後

卷十二

並配義

唐律疏議跋

阿不思論

書舊五代史樂志下後

書五代史馬縞傳後

書舊五代史僭偽列傳三後

書唐鑑後

書宋志真宗永定陵事後

宋會要輯本跋

宋顏秀嶽論

地丁原始

總河近事考 附編年姓名

時憲書後稷事述

板閘論

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

卷十三

原相上篇

原相篇中

原相下篇

節婦說

貞女說

如非女人惡德論

書舊唐書輿服志後

哭爲禮儀說

書朝野僉載後

卷十四

記田名數

藥量稱考

木棉考

輜釋名

燂花說

鴉片煙事述

長月直日解

誦佛經論

誦佛經論下

佛徒莠書論

書管子後

墨學論

非無鬼

緯書論

古學書多論

書開元占經目錄後

書人身圖說後

道笑論

僧徒偽造劉向文考

書武城家乘後

書左傳精舍誌後

書建立伏生博士始末後

卷十五

彭祖長年論

釋迦文佛生日生年決定具足論

觀世音菩薩傳略跋

觀世音菩薩名義考

紅教黃教論

天主教論

陳王廟徵文

韓文靖公事輯

易安居士事輯

右癸巳類稿十五卷影俞正燮理初文字吾徽學派江戴昌之
程金承之其緒繁變都說經鏗鏗尤善治史部則有吾師凌次
仲先生吾友俞理初凡學無門徑則雜雜則經學混漢唐天文
學靡推步占驗執一則隘墨守一先生之言又持古疾以困今
理初察古人門徑端趨向於其柢則塞也寢饋經史旁通諸子
百家九流於其僞則剗也不甯惟是唐宋滑漢易判魏晉清漢
難判滄漚既合易牙能分之書缺有閒箋注脫譌微之諸子百
家九流有時而窮則援及釋典道藏秣稊塵垢尙堪陶鑄矧其
精者啟我質我不猶愈求野乎然非受性精敏一覽便記又烏
能宏通博辨差擇妙詮若是理初積學甚富未暇寫定今年春
王菽原館丈分校禮關得一卷以爲必有著述出闢識理初卽

索其文梓之期之甚遠聞者素歛理初歸計轉柏草稿整齊者
僅什四耳屬余定其日記十年前與理初夜集偶有作述援筆
立就義證賅洽退而檢諸笈亦無誤事誤言今爲定類稿目錄
私幸竝世見有文字引吾里江戴之緒且未渠央也道光十有
三年癸巳秋歛程恩澤

咸豐十年庚申八月元和顧河之孝廉持贈越待學人此書見
聞極博自漢史以及詩書小說世不賅深甘石岐燕之書尤詳而
必推好自注陽繁徵博引筆天迂先持編年表又必帶釋火
得說妒社女人惡德編傳任福社社黃表編等持編偏頗引月不報
皆甚既短而淹洽實非淺不可沒也是月二十一日尊密記于柳

城宜南園學橋齋



癸巳類稿卷一

黔俞正變理初

。亨嘉會解

亨、易云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禮。故饗食曰高。聘饋貢納亦曰高。交孚亦曰高。通利亦曰高。皆嘉會之意。其音爲許兩反。亦爲滸。庚反。語音輕重開合耳。是可於常語證之。許滸本一音。今作二音。故許兩則饗音。滸兩則晃音。許庚則兄音。滸庚則甸音。止一音也。許位合則爲戲。滸宜合則爲廕。戲廕一也。許庚合則爲兄。滸咍合則爲況。兄況一也。今許與今旭爲雙聲。今滸與今好爲雙聲。好旭古一音也。知許滸旭好戲廕兄況享亨在古同音同義也。匡謬正俗云。今言某人處爲某享。是鄉音之轉。其說非也。某享是某許之轉。如甯馨爲恁亨之轉。享亨本一字。高下曰。

散之則楷子縮之則楷了又篆文盲古文享亦似今亨形

茅茹彙義

易泰初爻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初爻拔茅茹以其彙貞吉釋文云茹王音如按爾雅釋草茹蘆亦音如詩鄭風茹蘆在阪卽茅蒐也亦曰蒨草周禮所謂染草入藥能補血曰地血以其彙者釋文引傅氏言古作萑亦作萑皆疑彙不成字董作萑云出也鄭作萑云勤也似彙爲萑字之誤又案類篇云萑今文書作彙則彙爲萑字之誤說文萑云草木萑苧之貌苧云人色也是萑於茅茹爲近於彙形聲俱似也蓋拔茅蒐茹蘆就其根色未變用之均以奉上泰爲君子故傳云志外征吉否非君子故戒勸之以志君則貞吉也王弼謂茹爲根相牽引以彙爲類不知彙乃鶩蝟是茅草根下刺蝟也

○大象傳后義

易正義云大象傳稱君子者通天子諸侯公卿大夫有地者言惟施之天子不兼包在下者則稱先王其稱后者兼諸侯也案泰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復傳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姤傳后以施命誥四方是三

者不言諸侯也說文云后繼體君也施令以告四方發號者君后也復傳先王后連文故說文之言如此然不能通之泰姤又劉傳上以厚下安宅離傳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易之稱不一

此三言后則實爲周之王后也周官內宰職云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

禮注云建國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鄭司農云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禱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

陰禮婦人之祭禮蓋前皆此制司市職云夫人過市罰一幕命婦過市罰一帷與國君世子命夫皆不得過市者以王后治利權理財貨人男女不當於三市干利撓后治左傳昭二十年齊晏嬰言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謂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是侯國亦夫人立市內妾分司其事得行威福與內宰之制相應漢書安息錢文爲王而幕爲夫人面大月氏錢同亦夫人與市事是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之事也觀傳先王以省方省男陽教朝事也復傳后不省方謂省陰禮市事也復傳言閉關商旅不行故后不省市事注云方猶事是也卽商旅之事正義云其方事則誤不省方爲不巡守不知復爲十一月正朔巡守之月後漢魯恭傳云君以夏至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以助微陰是又五月南巡

狩之月不得云不省方知傳不省方是后不治利也是后不省方之義也春官世婦云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內外宗掌賓客之饗食王后有事則從哭諸侯卿大夫之喪弔臨天官內宰致后之賓客之禮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有好合於卿大夫則使往世婦文御弔臨於卿大夫之喪其禮秦後不復行而外國仍之使其國見其小君其君出朝會亦夫婦偕行是后以施命誥四方之義也是周制也是周易之說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古文說

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言堯稽古同天也詩元鳥正義引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也三國志書正義均詆鄭氏信緯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云古之爲天經無此訓不悟詩

云古帝命武湯正是經訓古爲天論語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謂堯同天也同天者法曰故日之占君也書序云光宅天下詩

噫嘻正義引鄭堯典注云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

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以此知光被格古文謂

日也此引譬也其所引之本義以蓋天法求之太平御覽引考

靈曜云日有九光光照四極臨四十七萬六千里元四十萬六千里誤開

元占經引石氏星經云日光有照十六萬七千里元十萬二千里徑三

十三元作萬四千里周一百萬二千里周髀算經云周北十萬

五求日蓋廣刻

三千里至極下日夏至南萬六千里日冬至南十三萬五千里
極南至夏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北至其夜半亦然徑二十
三萬八千里周七十一萬四千里從夏至之日中至冬至之日
中十一萬九千里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從春秋分之日中北
至極下十七萬八千五百里截二至中得五萬九千五百里也從極下北至其

夜半亦然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百七萬一千里

此即諸緯所
依用渾天亦

用春分之日夜分至秋分夜分極中常有日光秋分夜分至春

分夜分極下常無日光故曰日旁照各十六萬七千里

元注云
不及天

中萬一千
五百里也

此第四衡日光被四表者光周二百七萬三千里

經又云四極徑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十三萬里則第七衡日

光被也算經第七衡冬至日道徑四十七萬六千里蓋衡間相

去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一百步開元占經法苑珠林太平

御覽並引孝經授神契云周天七衡六間者相去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百里則二至二分相去之日道以內衡徑二十三萬八千里推至外衡徑四十七萬六千里緯書

所言與算經事事皆合經緯俱用蓋天也其率周三徑一後世

王蕃開元占經

祖沖之隋志

更開密率則虞夏史臣所不及知不得引

後證前失其本旨其言光被四表卽是格於上下文選注河圖云地有四遊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上閉牖而坐不覺舟之運也王制正義大司徒疏並引緯考靈曜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蓋謂地與日相錯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

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則日光被二十八宿外者。表謂四遊外也。格者遊所至也。又鄭注考靈曜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皆極地。厚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西遊之極。日則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北遊之極。日則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秋冬反此。可知。考靈曜云。據四表之內。並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又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十一元作一十萬四千里。鄭云天去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平也。後日漸向

下。又注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鄭訓假爲至，說文引書作假於上下。甄鸞注周髀案緯格上格下，考靈曜言四遊，又言四表則緯言四表假上下，正是三代以前書說，或以格上下爲地，地升降三萬里，不得有八萬里十一萬四千里。鄭注考靈曜言地上下俱極地厚，又云地厚蓋三萬里，春分地正當中，自此漸下，夏至下遊萬五千里，地上畔與天中平，後漸向上，秋分當中，自此漸上，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下畔與天中平，後漸向下。又云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夏秋冬視前推之，謂夏下而南，秋升降正中而東，冬上而北，北則上者，以北極高知之，此地上下法也，日亦應地者。鄭注又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爲三萬里。

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此日應地三萬里合於月令緯兼額項法也堯法日格上下則日上下於十九萬三千五百里中額法地升則堯法日格下額法地降則堯法日格上測法異也鄭駁異義考相氏疏太平御覽並引考靈曜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五星則差在其內若渾天則日上有熒惑歲星填星乃為列宿安得日道出列宿上而下至東井也又鄭言四遊月令正義亦云元出周髀之文周髀七衡之外猶有日光所到三十三萬四千里今求渾天取蓋天第四衡其外則反之無所謂四表其法今是而古非然古人已非矣不得掩其非而沒其意鄭依蓋天說經蓋絕人之識渾天有赤道黃道相錯則日不得有格上格下故鄭說經專采緯義不涉渾天正如書之王位不得以洪

唐之王當之也。然則同天主日者何也？日陽德君也。故古法日
食則君修德。管子樞言云：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心
術上云：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則日爲君位。尸子云：聖人之身猶
日也。夫日盈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羣書治要又
云：神明篇
云：聖人似日，圓盈尺，光滿天下。聖人居室而所燭彌綸六合。太平
御覽日者君象也。法天者象日。又光被格之文合也。詩噫嘻云：既
昭格爾，箋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被四表，昭也。格于上下，格
也。

虞六宗義

虞書禋於六宗古文說二今文說二鄭古文說又一今所傳孔
古文說又一漢書孔光父霸治尚書源自安國光經學尤明劉
歆學古文光與歆等言六宗之制爲乾坤六子之尊氣爲日爲
月爲雷爲風爲山爲澤又言六宗之屬爲星辰水火溝瀆文在
郊祀志古文說也周官大宗伯疏引許叔重異義古尚書賈逵
等說云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謂陽宗陰宗星宗山宗水
宗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鄭注大傳引馬亦
同賈馬皆古文學也儀禮通釋續因事之祭引伏生大傳云萬
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
藏湮於六宗此之謂也今文說也鄭康成注引馬融日月星辰
泰山河海而自斷以天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古文義

書正義劉昭續漢志注並引馬六宗義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
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又伏生今文說
矣漢書郊祀志安帝元年引歐陽大小夏侯尚書說云上不及
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
六論衡祭意篇云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
之故曰六宗三家皆今文學於伏意亦相附今所傳孔傳云精
意以享尊祭四時日月星水旱寒暑尚書之說此六家而已又
續漢書祭祀志注引盧植注月令天宗云天宗六宗之神大傳
鄭注旨同也王肅與今孔傳同見書正義引又與孔光同見晉
書禮志引李氏家書李邵同歐陽大小夏侯孔叢宰子問孔子
荅同今孔傳范甯從鄭俱見續漢志注引又晉書司馬彪傳言
彪表郊祀語見志檢志則彪言不應別立六宗續漢志注引彪

則云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宗四
時五帝之屬其義宏富合於伏生魏景初中劉劭言萬物負陰
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木極沖和之氣則同實一名六之說
晉書禮志載華虞奏亦依之漢書孟康注又云六宗者或曰六
合遊神則亦漢說太元經元告云神遊乎六宗則同歐陽大小
夏侯之說魏書禮志高闕引或曰六宗者社稷五祀又楚辭惜
誦云令五帝以折中戒六神以鄉服六神方明說者謂卽虞夏
書六宗按覲禮壇加方明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設六玉
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亦覲岳之禮而古經師無
其義劉向遠逝云訊九魁與六神魁字書音承確是魁異文下云指列宿以
白情訴五帝以置辭北斗爲我折中太一爲子聽之列宿北斗
九魁也五帝太一六神也則惜誦六神義根六天劉向治今文

學或有所出。魏書禮志孝文帝曰：朕躬覽尚書之文，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文相連屬，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煙非他祭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卽劉說也。續漢志注引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總之，故曰六宗。於經語次亦合。又晉志書正義並引晉張髦言：三昭三穆六廟爲六宗。後漢志注引其言云：禮類上帝，卽造禱告出告至，下云歸格藝祖，用特可證也。張迪則云：六宗者六代帝王，如後世祭告古帝王之禮，其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帝嚳乎，衆說紛紜，眩同爲異，談者或乃遺失本文。今輯衆條，申此十例。六天地六六代六廟，師儒不言大傳之說，司馬所著是已。通典嘗其禋地四時若絜敬爲禋，何爲不可及地四時？古尚書說岱河海溢及山川，然山川大者合而禋祭，又別得專祭，非於禮有違。孔光山澤亦同此義。異義許君

謹案春秋魯郊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其說與春秋合而不能定爲虞典孔光議說者謂卦是物象不應祭之光奏明言昭仰生殖六子之尊氣變化既成萬物非是卦象又言星辰水火溝瀆論者乃道聽六子而塗說之謂實一名六者就其所不及則實有六非名實相違又與伏羲通也鄭本大宗伯職禮祀實柴槱燎同物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同敘又依郊特牲祭義以日月配上帝星以下別爲六宗難者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在星辰內別出爲數鄭之不通不知星辰爲五星十二辰未聞中有司中司命至箕畢別司風雨禮得別祭且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周官元文分之非鄭所名惟鄭注月令天宗止謂日月星辰而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季冬天之

神祇蓋謂虞秦異制。大宗伯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闡也，書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言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據郊特牲祭義，則日月配天可知。其餘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謂六宗是鄭強謂虞用周法。又駁賈逵等岱河海許君亦駁實一名六之說，以許鄭駁雅尙務攻異已，不能持平。今孔傳本祭法祭法云：泰壇泰折祭天地。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祭天與祭地爲類於上帝明矣。祭法又云：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爭宗祭水旱，則禋於六宗也。何以明之上言類上帝，下言四坎壇祭四方，以山川表方，四坎壇四瘞，望望於山川也。又云有

天下者祭百神徧於羣神也何以知虞制也祭法云此五代之所不變者也經明言通虞制但真名六宗耳日月得在六宗者諸侯有位於天子之朝又自有其朝又聘禮觀其君臣在又自覲其臣故日月配天又自爲宗得禋月令正義引蔡邕亦云日陽宗月陰宗北辰星宗古尚書說皆有日月星也四時寒暑在六宗者各有其時專祭古禮季冬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鄭云四時之成功於冬年終又徧祭告攝大事當禋祀之水旱得在六宗者昭元年左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鄭君引之注禮惑者難曰告攝何及於禁按傳又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書言告攝明言望於山川俗儒又將非舜乎祭法有五代不變之文則今孔傳爲干慮一得不以入廢言也後人守門戶司馬彪欲自

議制終是伏生之義乃云伏歆遠失其義裴駙史記集解范甯

注書

續漢志注引

謂鄭爲長劉昭續漢志注獨虞義是顏師古漢書

輯注謂六子最通杜佑通典是六天其他蔓引古說多不能舉
其要唐以後書多矣如塗塗附或不知而作不足算也

書大麓義

說文麓守山林吏也一日林屬於山爲麓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古文孔安國義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得之書正義引鄭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蓋鯀績弗成堯舉舜無廢事無違功乃行山林以聖智歷艱冒烈風雷雨知其道塗多險遂命益烈山澤禹隨山刊木表道故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也尙書大傳云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弗迷又云維五祀興韶樂于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管變天大雷雨疾風雨云大麓之野則今文亦以麓爲林麓漢書王莽傳莽曰子前在大麓至於攝假則莽解麓爲錄章帝時有錄尙書事桓譚新論亦言麓者領錄天下之事若漢尙書鄭注大傳以麓

爲錄言堯爲壇于國外命舜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此桓譚鄭
君用王莽餘論枚本依之於書傳言舜大錄萬幾之政風雨以
節不迷錯愆伏不悟其非孔安國義也

肇十二州義

尚書肇十有二州在殛鯀之前按漢書地理志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旣平更制九州蓋鯀績弗成舜行山麓大風雷雨見天下高陸十二爲民所居乃就封其山設策濬川殛鯀舉禹益啓十有二牧至禹告成功後奠上古九山九川虞兆域祭分星十二次就用十二牧弗改制夏時復用九州經文之序應如此傳謂舜增營於禹之青增幽并於禹之冀是禹已成功仍復殛鯀不合情理幽營殷名并是周名虞十二州不知何名也

怙終賊刑解

舜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枚采馬王則云賊殺也怙姦自終當刑殺之其言甚陋殺怙終之人豈當自名爲賊未范鎮云舜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贖豈得謂之刑刑豈可謂之賊又云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剗刑腓宮大辟也按苗民淫爲剗刑極黥見於呂刑其作五虐之刑乃依古作法虐用以制民不得謂刑腓宮大辟苗制而舜宥之蓋怙終賊刑者怙恃姦詐之人終行不改之人殺人不忌之人不在宥贖之列當刑之左傳昭公十四年叔向云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卑陶之刑也賊卽叔向所引之賊刑卽叔向所引之殺不當以賊殺連文生義也

教育子義

說文去部育云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史記作教稚子
集解謂稚育聲相近非也稚子言當長之仍是育長之也今書
命夔典樂作教胄子按枚本采王肅傳云胄長也教長國子中
和祇庸孝友長是教育義是王本亦作教育枚孔說云長養之
是枚本亦作教育釋文引馬融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長
是育義胄長也乃育長也之誤是馬本亦作教育其經及注改
作育由晉後轉寫錯誤致使馬王枚本俱異釋文引王云胄子
國子也此唐人忽於句讀之過王言教長國子教長者釋經教
育也國子者釋經子也且釋文謂王傳以國子爲經之胄子則
傳之長爲經之教矣古安得有胄長也之訓乎推馬王之意以
教育二字連文字單文乃謂書有育子之文後儒于古注偶

不省視耳

稟證申兩漢刊誤補遺義

書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頷頷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丹朱傲釋文云又作稟檢說文稟云虞書曰若丹朱稟讀若傲說文用書古文也又引論語曰稟盪舟然則稟與丹朱各爲一人皆是堯子莊子盜跖篇云堯殺長子釋文引崔云長子考監明又韓非子說疑篇云記曰堯誅丹朱堯時書稱允子朱史稱嗣子丹朱朱至虞時封丹則堯未誅丹朱又據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高誘注云孟子言九男事舜而此云十子殆丹朱爲允子不在數中其說蓋未詳考呂氏求人篇云妻以二女臣以十子呂氏實連丹朱數之而孟子止言九男淮南秦族訓亦云堯屬舜以九子合五書知堯失一子書又云殄厥世是堯十子必絕其一而又必非丹朱也管

子由合驚云若覺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卽史記夏本紀若
丹朱敖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引書無若丹朱敖之敖房喬注云
敖堯子丹朱謂取敖名朱若舉其謹者尤不成辭案說文言丹
朱寡論語已偏舉寡司馬遷劉向言丹朱敖管子已偏舉敖則
寡與朱各爲一人有三代古文爲證無疑也漢書鄒陽傳云不
合則骨肉爲仇敵朱象管蔡是已漢初必有師說朱與寡以傲
虐朋淫相惡亦無疑也故經曰寡頡頏罔水行舟則論語云寡
盪舟也經曰寡朋淫於家則鄒陽云骨肉爲仇敵也經曰寡殄
厥世則論語云不得其死孟子呂氏淮南十子九男之不同莊
子言殺長子韓非子言誅丹朱皆可明其傳聞不同之致又得
管子論語偏舉之文定知言寡者不是丹朱矣昔者孔子論舜
曰子孫保之舜子商均不嗣與朱同豈有朱爲虞賓在位羣后

德讓舜禹共談遽謂朱殄厥世也孔子引夏書

哀公六年左傳

曰維彼

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賈服

孫

左傳正義

杜皆謂桀滅亡言陶唐虞夏揖遜之天下桀致滅亡王

肅等改爲太康時書谷齋隨筆乃謂朱殄世唐堯無後是不知
界事者也兩漢刊誤補遺別界爲一人而少引證世儒或非笑
之故合管子論語左傳莊孟韓非呂覽史記淮南漢書說文以
成其義

揚田下下說

揚州之域職方氏云其數宜稻蓋稻田宜下古者日食不專重
稻虞夏近都五百里米粟足供京師又不專恃揚田然揚田今
上上荆次之梁次之而禹貢之等相反者正義引鄭云田著高
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蓋以地形高下爲九等則梁州不得在
七等王肅以肥瘠言枚傳則兼高下肥瘠言之黍稷宜高亢旱
則災稻田宜下潦亦災也久潦則土性爲水所奪故受水淺者
猶存其美受水深者其力未復矣易繫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若
今山西依山鑿穴有巢氏居巢皆是避水堯謂共工滔天聖人
言語皆指事而見稱洪水亦曰滔天又禹敷土必隨山刊木水
勢汎溢望無津涯矣揚州地勢最下沮漳可知厥土惟塗泥所
謂以水濟水不堪用矣田故下下也荆亦水衝亦惟塗泥而水

東瀉於揚土性之復。視揚較早。故下中梁江水所由。沱潛未道。水不能洩。而土青黎。亦不受他州之水。故田下上。此卽禹作貢時。地方言之也。兖州云是降邱宅土。而兖田中下者。兖土黑墳。爲水鄉。地勢曠衍。水易退。故降邱宅土。惟記於兖者。揚江兖河。最爲水衝。他州不記。而宅土可知。在揚不書。則降邱未卜。是其時不如兖也。青亦近海。而田上下何也。青冀土皆白壤。冀臨河。青依山。故冀田止中中。兖之長蘆。揚之淮浙及粵。鹽斤最富。而禹貢揚不言鹽。於青則云海濱。廣斥。是知揚之地。產水退之時。百物皆不堪用。青當水退。鹽滌絲枲。已見地不愛寶。是其時不及青冀也。徐亦近海。而田止中。徐土赤埴。墳厥性爲火。水退火蘇。卽爲膏腴。是其時揚地土性未復。不及徐也。雍土黃壤。田惟上上。豫土惟壤。墳廬。田惟中上。土性皆美。而其力未齊者。雍不

受水、豫與河患。况揚州交受衆水，是其時不如雍豫也。年久土復而揚、荆、梁三州之田皆後世之最上者，地力不同故也。說者謂揚州地力非啻於前而豐於後，自唐時藩鎮擅命，朱南渡地狹，徵賦日多，所以有加無已。謂後世於揚不惜民力，則堯舜禹三聖人者，又何惡於八州之民而不惜其力也。且使揚田真下，下徵賦亦無可加，使非地力豐於後，今揚田實上上而禹貢謂之下下，又何以通經也哉。

碣石入河義

碣石今存者有二一在今武定府海豐一在今廣東所謂碣石鎮也禹貢冀州之碣石今已無之漢書地理志石北平郡驪城本注云大碣石山在縣西南則爲今之撫寧縣地武帝紀注文穎云在遼西叅縣則今昌黎也山海經言碣石之山滬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此滬乃古入禹河今入灤之小水若山東之滬則入淄不可言入河禹貢言出夷夾右碣石入於河則碣石不必正當河流應在禹河入海處之西北撫寧昌黎之說於經文爲近以導山有云太行恒山至於碣石此又云島夷夾右入河信在今山海關南之海中矣水經注云韋昭言歷世久水漸淪入海去岸五百餘里其言可信禹貢地里今釋言是海豐碣石如此則兗州非冀州又與太行恒山不相接且萊夷夾左入河非

島夷夾右入河矣

錫貢解

禹貢錫貢惟揚豫二州鄭謂錫貢者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其荊州納錫則史記云入賜入賜當如召誥之入錫蓋揚州橘柚豫州磬錯荊州大龜惟諸侯入見貢之爲大饗庭實也以非常貢故別複言貢鄭言貢錫則豫州不聞產錫不當同文異義王肅及枚孔謂錫命始貢磬錯大龜旣非歲收之物錫命責辦尤不能滓供宋人則云橘柚必命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言似正而實不可通何者祭祀賓客歲歲常經因此錫命責貢仍是歲歲常貢又何必多一錫也

黑水解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地里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言三危山在鳥鼠之南書正義引鄭云今中國無也正義引漢志滇池縣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史記正義以爲導川黑水古文疏略梁州黑水則引括地志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大山水經注云黑水出北山南流入漢庾仲雍言黑水去高橋三十里諸葛孔明牋言朝發南鄭莫宿黑水四五十里指謂此也道則百里也陝西通志亦載之城固縣志云縣西北五里有黑水南流入漢是城固以西爲雍界東爲梁界梁州僅東至華陽一綫東西三四百里南北一二十里禹貢所載梁州山水俱在黑水之外今案禹迹乃所身歷解者

各以巾箱所有書檢證之故或言古文疏略或僅就所見以取
古人皆不然之說也陝西甘肅四川志乘所載黑水白水至多
自南山黑谷北流于盤屋西南入就水者亦名黑水後魏正光
末秦州賊東侵岐雍軍于黑水魏將崔延伯軍馬嵬以拒之又
西渡黑水向賊營此亦非雍州梁州兩界之黑水也禹貢導黑
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水經注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逕敦
煌過三危山又南入南海書正義言黑水在河北河自積石以
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然今無其水敦煌縣志云三危山
隋志在敦煌縣括地志在沙州東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名明
都司志三危爲沙州望山俗名昇雨山今在城東南三十里三
峰聳峙如危欲墮故名又云黑水括地志出伊吾縣北百二十
里東南流絕三危山二千餘里至鄯州又東南四百餘里至河

州入黃河又云黨河漢書龍勒縣有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又云色爾騰海子舊志在沙州西南四周有山圍繞水不常流色爾騰河由巴彥布喇至鄂爾打坂止二百九十里黑海子舊志在沙州西北大澤番名哈喇騰爾黨河之水自南來以此澤爲歸宿依敦煌目驗之言黑水至三危者止入黃河其近三危之水入海者乃色爾騰海子是禹貢導水之黑水今爲色爾騰河黨河矣且河源江源以北水無入南海者然則雍州與西河相對之黑水卽導川之黑水在敦煌而禹貢雍州之文亦不出黑水之外其梁州之黑水與華陽南北相對當爲今金沙江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是也梁州黑水依漢志云符黑水出隄爲南廣縣汾關山北至夔道入江卽今敘州筠連縣之南廣水出烏蒙之鎮雄山經筠連高縣慶符至

宜賓合金沙江以入大江者而金沙江出青海河源西北經玉樹諸番及川西土司入雲南納昆明卽所謂滇池黑水祠者北至宜賓入大江又與符黑水合唐樊綽嘗言之蓋禹貢與華陽相對之黑水爲金沙江則禹貢梁州之文不出華陽黑水之外禹貢三言黑水雍州及導川之黑水一也梁州黑水又一也如荆岐旣旅荆及衡陽惟荆州非一荆也至雲南之蘭倉江出察木多西北瓊布三土司北鄂穆楚河亦曰瀾滄江經麗江大理永昌順寧而合大理之墨會江又經景東鎮沅普洱車里經粵南以入南海者亦爲黑水顧祖禹方輿紀要云西洱河相傳黑水伏流別派自西北來會爲洱河亦曰葉榆河下爲漾備江亦曰墨會江黑水甚多然非禹貢黑水也禹貢雍州黑水富在雍西梁州黑水富在梁南雍州黑水必不入南海梁州黑水必不

至三危經文不能強通若三危卽衛藏禹迹由察木多至車里
事之所有又大理雲龍州亦有三危山爲澗滄所至則導水之
黑水非雍梁言界之黑水也

周公奔楚義

金縢周公居東二年東者楚也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時病周公掬爪沈河祝神藏冊於府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禱書乃泣反公蒙恬列傳云成王有病周公掬爪沈河書藏記府及成王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爲亂者公走而奔於楚此記府禱書與金縢祝冊自別爲一書成王同時見之史世家兩言見者非也今知金縢居東卽是奔楚者論衡感類篇云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天大雷雨以悟成王是古文金縢正言居東爲奔楚而史記以居東爲畢足諸侯馬融言辟居東鄭康成言出處東國墨子耕柱言東處於商蓋越絕書言出巡狩於邊琴操言奔魯傳聞不同今案流言時商奄未滅東都未營未命伯禽爲公後公

歸無所故知是奔楚也譙周言史記由秦燔書說金縢事失其
本末案蒙恬時秦未燔書恬言周公奔楚不容失其本末又左
傳昭公七年將如楚夢襄公祖梓慎曰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
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
楚矣而祖以道君然則襄公會適楚故祖導昭公以見周公會
適楚故祖以導襄公不應梓慎子服惠伯蒙恬三周人說周事
反不如譙周也或曰居東者擁兵東伐也使周公釋兵出奔將
恐爲人所制戮答曰時未致太平也居疑地而擁兵一敗卽不
可復救齊樂高是也未致太平則事權不一貴戚之卿出奔待
罪賊臣亦不能制戮之魯成季是也周公奔楚管叔不能逞成
季奔陳共仲亦不能逞成王出郊迎周公閔公次於郕以待成
季均復位秉大政知此則知周公之出奔其慮深矣左傳周公

祖襄公之義甚明而左傳師儒無爲說者亦無申論衡所引古文義者故爲比附之

金藤公命義

太祝六辭二曰命太史以邦事作龜之入命入曰瘳詩定之方
中傳建邦能命龜士冠禮筮日筮人受命於主人士喪禮筮宅
筮者南面受命旅占進告命筮者卜日卜人受命不述命坐命
龜金藤云卽命元龜又云公命謂命龜也其時史祝冊曰今我
卽命於元龜乃卜三龜納冊金藤之匱中王啟金藤得之二公
及王問諸史百執事非問啟藤時官謂按御史數從政者舊籍
司士羣臣歲登下之版求當年在官之人問之所以二公先問
復于王王又問故曰及王問也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者言
此事信然因歎公非不利孺子之人又言此實公命龜之辭也
我先時特不敢誦說耳史記魯世家以命龜之命爲命人謂公
先誠守者勿敢言是古史家說亦以祝冊不詞棄永誠之不欲

巫祝衆小吏傳說至王得書始發也王莽祭禱泰時求代孺子
勅諸公勿敢言不知周公當日並不會語諸公但守者及執事
知之耳莽讀書不明章句略取其意囑嘉禾延登贊曰假王立
政言格於王位而立政假格也莽略觀之以假爲僞借因作假
皇帝古人大節在儒者能心知其意也

殪戎殷解

康誥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
寡兄勛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言殪殷爲文王所受之命至武
王勉成之左傳宣公六年晉侯欲伐赤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
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言不亟亟
用兵狄將可殪文王不伐殷殷亦殪也故曰此類之謂殪說文
爲死戎爾雅爲大殪戎殷如辟大木言不可驟也詩華蘼箋云
祭天枝伐正義引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言先伐枝黨崇侯
之屬殪戎殷陰行善事今孔傳云殺兵殷杜集解云以兵伐殷
盡滅之非書及左傳之意

寡兄解

康誥周公以成王命命康叔又述王命申己意誥誠之故篇首言周公在東都洪大誥泊篇名亦題以誥不曰命酒誥瑣陳舊聞戒妹士戒康叔梓材以王命戒康叔因以戒成王故孔子序書三篇同序明是周公數數言設非冊命又必非武王言也定四年左傳言封魯命以伯禽封衛命以康誥封晉命以唐誥皆周公相成王尹天下之時其言命以者謂誥誠書非如蔡仲之命文侯之命正以命名書也篇中周公告康叔稱武王爲寡兄者寡嫡也少有也見詩傳箋此言嫡兄聖德寡有之兄如康王之誥云我高祖寡命詩思齊頌文王妻太姒歸徽音云刑於寡妻寡命寡妻寡兄皆頌美非如寡人謙稱也稱小子子封者周公視其弟雖老猶小也宋蘇軾移篇首四十八字增之洛誥則同

序三篇皆不可解遂互相攀引謂武王時衛與三監同封寡兄如宋時言劣兄而梓材王惟德用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又不可解則直誣以不類且譏書序不知康誥篇首爲洛誥脫簡因誤爲成王之書按定四年左傳祝鮀自言衛封在成王定之之時以衛臣言衛事書序同之何以謂誤而曰是知書序果非孔子作也所知如此不如莨莠無知矣

呂刑義

書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明啟刑書胥占是刑法古有定條又有損益因革尚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則夏有書康誥云殷罰有倫呂覽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則商有書文十八年左傳史克曰先君周公制周禮作誓命在九刑不忘則周公亦有誓昭六年左傳叔向譏子產鑄刑書謂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有亂政作禹刑商有亂政作湯刑周有亂政作九刑叔向之言當由所從得者非覈故爲此草菅人命之論二十九年孔子亦譏晉鑄刑鼎則謂其棄唐叔文公之法用夷蒐之法章示民使民在鼎謂專改制度非謂

古無刑書又左傳能讀入索九邱張平子以爲入讎之刑及九
刑不當加叔向言舉禹刑湯刑九刑呂刑盡棄之以便酷吏用
意上下賊人命也

五子之歌序古文義

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春秋昭公元年左傳趙孟云夏有觀扈觀與扈同言是叛國也楚語士蔣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此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雖非子說疑篇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此五王之所誅者皆有父子兄弟之親也逸周書嘗麥解云其在啟元作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政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云啟十年放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是太康未立時五人已有姦迹墨子非樂篇有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又曰灌湯於酒又曰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武離騷云不

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玉逸注云夏王太康不遵禹
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
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閭巷知非樂引武觀而文冠以啟
更有脫漏言太康不法禹啟也史記夏本紀云帝太康失國兄
弟五人須於洛汭亦依書序合太康數之潛夫論五德志云啟
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謂
之五觀是五觀終於非賢觀者漢書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續
漢郡國志東郡云衛公國本觀故國姚姓水經河水注云衛國
故城南古斟觀巨洋水注云五觀蓋其名所處之邑名曰觀也
淇水注云頓邱古文尙書以爲觀地時河北行鄭古文此鄭序
注說也謂五子爲五觀又言觀姚姓者太康兄弟五人避亂居
於觀仲康子相亦居觀左傳引虞人箴言帝夷羿則羿已立爲

帝左傳又言浞因羿室滅羿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
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澆求之少康奔有虞夏臣靡收斟鄩斟
灌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斟鄩斟灌本夏同姓爲澆所滅少康
之興由有虞故以斟灌授姚姓左傳昭二十二年周有鄆邑史
記正義引臣瓚云斟鄩在河南蓋後遷北海則樂安之灌亦由
分名書序須於洛汭書堯典正義引鄭注云避亂於洛汭鄭親
見孔壁五子之歌古文就其注及說觀地可知古文古言太
康兄弟五人不言六人易乾鑿度云命厯掘執并投者上契輔
鄭注云契輔者推契而輔之也若太康之昆弟據此則鄭所見
之古文其迹益明古文記太康五人自洛汭保觀命厯乘勢於
觀更立太康卒仲康立以至於相太康兄弟五人皆沒於觀故
曰五觀猶周曰汾王也五人名號今知其三日太康曰仲康曰

武觀釋文云五子名號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是惑於故本
厥弟之文水經淇水注云太康弟五君號五觀應言太康兄弟
淺人依枚義改之則是兄弟六人明與序義異歌詞不可用也

允征序義

書序云羲和涵飲廢時亂日允往往征之作允征史記謂帝仲康時鄭云允臣名史記不采左傳羿事蓋孔安國所不說據左傳羿代夏政爲帝夷羿則中康之立亦猶朱均別守丹商國邑耳故書謂中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又作傳云夷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仲康命允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是羿亦爲大臣不得爲帝夷羿矣宋蘇軾謂羲和貳羿忠夏羿假命征之其言無徵而深得枚孔之意蓋王肅皇甫謐見高貴鄉公母邱儉諸葛誕之事集此文證之也南宋元明之儒務與蘇爭而互相攀引毅然定羲和爲羿黨則又一無稽之言各成一局且謂孔子書序不明羲和黨羿之罪夫羲和黨羿南宋始有成案孔子何由得明之且非故書意也

湯從先王居義

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正義引鄭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鄭意契封太華之陽爲始封國不得承帝嚳統不得云遷後乃自遷蕃至湯居亳復在太華之陽則所謂先王者契也從契居太華之陽也詩商頌正義引維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曲禮下正義引維予命云湯東觀於洛曰寡人慎機藝文類聚引尙書中候云天乙在亳諸鄰國繆負歸德東觀於洛降三分沈璧宋書符瑞志云湯東至於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據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讎舉山倉帝得書處今商州地湯自亳東觀洛亳在洛西明矣史記六國表序云禹興於西戎湯起於亳周以豐鎬秦用雍州漢自蜀漢皆在西方謂湯始居之亳在西司馬遷從孔安國

問尚書古文又合觀洛緯義也湯誓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
陜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典寶序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
三腹竹書云桀居斟鄩昭公二十二年左傳周有酈邑在河南
戰國策吳起云桀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前羊腸在其後
爲今河北懷慶史記貨殖列傳云南陽潁川夏人之居也夏王
圻當今懷慶河南南陽三府地湯亳在其西兵自西而東升陜
伐三腹於勢順也先王契亦遷者水經渭水注云營都城北故
蕃邑殷契之所居引世本云契居蕃闕駟云在鄭西卽緡城今
華州也契封商地大得至藍關北聽其遷湯伐桀時亦盡得西
方湯特以七十里起非以七十里伐桀又莘商世姻周頌言莘
在洽陽渭涘亦陝西地也孟子伊尹耕莘野
趙注云在郟陽湯得天下復於中
土創立亳商頌云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言湯既受命始以

商邑翼翼爲四方之極明伐桀以前不然矣禮緇衣篇引尹告云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時已正域居中土亳就所見言夏邑在西湯所居皆曰亳者字亦作薄有今商州偃師商邱曹縣之別殷末之亳分爲三則成臯轅轅降谷周東遷其人又遷今咸寧桓王時始滅史記秦本紀云寧公二年遣兵伐湯社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正義云括地志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臺在始平縣西北八里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是也史記封禪書云雍西社亳有三杜主之祠卽今咸寧之亳秦紀集解引皇甫謐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封禪書云于亳社索隱引謐云周桓王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案史記言亳王奔戎則亳非戎言滅湯而三原有湯陵此陵非奔戎者所能有則其人葬三原者曰亳王湯奔戎者亦曰亳王湯其君

皆曰亳王湯如重黎子孫皆曰重黎亳之最後者在此而六國表集解引徐廣云京兆杜陵亭湯始居之亳却又非此也殷本紀從先王居集解引皇甫謐云梁國穀孰爲南亳卽湯都穀孰誠是亳特非從先王居之亳尋此事惑亂經義俱由於謚謚旣屢爭亳王湯誣之爲戎水經派水注書正義俱引謚云葛在寧陵則亳理不得違不悟盤庚明云先王有服不常厥邑豈得責湯始終皆繞葛居又今山西垣曲西北有亳城卽後周亳城縣西南有葛城卽史記趙成王十七年與魏惠王遇葛孽者亳葛豈得必近寧陵巢元方諸病源候寒食散發候引謚云凡有寒食散藥者雖素聰穎發卽頑劣救寒食者要當逆常理反正性又云當違人理反常性又云務違常理是無疑也則謚散發時輒著書以輔王肅冀用救死呂氏春秋慎大覽末嬉言天子夢

兩日門西方日勝湯令師從東方出於園西以進蕭謚作孔傳
解先王爲帝嘗則亳在東其解升陔則云繞出桀西乘桀不備
立義險謬若此書序正義鄭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不知
何書注文謾引於此史記封禪書雍西社亳集解引臣瓚亦云
濟陰薄縣是謚後儒者引古俱謬經注言亳者均在商頌周雅
書序雒子命尙書中候史記後又其言及地里書皆就湯得天
下後言之周號莘鄭皆東西有之何疑於亳以中土亳說從先
王居則華陽之封莘野之聘升陔之師事理皆悖鄭樵通志都
邑略云太史公言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在今長安南及湯有
天下始居宋地漢後說亳者惟此最通今知亳在西而謂先王
定是契者周語云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史記自契至湯正十
四世荀子成相篇云契元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是契爲

元王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又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元王
桓撥是商止祖契稱元王無緣以帝譽爲先王書序正義言契
以下皆諸侯不得稱先王不知契稱王詩有明徵若帝譽則不
應降稱王也史記帝告作帝誥古義可知唐人索隱謂誥一作
倍其亦王肅皇甫謐之文歟

尚書篇目七篇說

言尚書目者多得此失彼又留餘義今使義異者各歸其部爲
立七目庶幾易曉

伏生今文二十八篇目第一

堯典

咎繇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般庚

高宗彤日

西伯伐耆

微子

牧誓

鴻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鮮誓

甫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右伏生二十八篇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者孔穎達云兼秦

誓言之其說非是司馬遷見古文以分出康王之誥追數之本
在伏生書中故可云伏生得也

漢志經二十九卷目第二

堯典

咎繇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般庚

高宗彤日

西伯伐耆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鴻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方

多士

立政

無佚

君奭

顧命

胙誓

甫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右在博士者秦誓後得其書本在民間故婁敬董仲舒終軍等

多引之書正義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於壁內者上之
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
太常博士書亦云孝武時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又孔安國
三篇皆有傳見正義引李暉集傳正義云李暉每篇引孔安國
曰是也正義用枚本乃謂此經爲僞云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
作傳則又自忘其引別錄之文矣王氏鳴盛不能知正義之謬
乃云此直當抹撥此傳經佳證也奈何抹之乎或云秦誓宣帝
時得者據武帝時博士起傳則非宣帝時得也或云此二十九
卷有誓序一卷者由不知秦誓起傳爲經之故使西漢經有誓
序則古文多出之篇立矣博士不肯立古文知博士業無誓序
也

漢志古文經四十六卷目第三

卷之九

三九 求日蓋

堯典

舜典多

汨作多

九共九篇多

大禹謨多

皋陶謨

棄稷多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多

允征多

湯誓

湯誥多

咸有一德多

典寶多

伊訓多

肆命多

原命多

盤庚三篇分

高宗彤日

西伯戡虢

微子

收誓

武成多

洪範

旅獒多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分

畢命多

萊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書序

右孔壁文史記漢書儒林傳並云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
今文字讀之亦謂之中古文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按
畝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是也亦謂之中書儒林傳云成帝時
東萊張霸以百兩篇古文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是也題目同者
爲一卷就小篇目則爲五十六篇書序惟古文經有之史記三
代世表孔子世家皆言書序者司馬遷古文學也今文無之博
士亦無之故說今文者謂二十八篇應二十八宿法言問神篇
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以非博士說故推之曰昔也此小篇多
二十五劉歆書云書十六篇者亦以題目同者爲一篇又以書
序非書故不計序舜典以下止多十六篇也依舜典棄稷爲多
盤庚三篇及康王之誥爲分則舜典不分堯典棄稷不分臯陶
謨漢志之古文經自別有舜典棄稷文也此目畢命孔穎達引

作罔命者惠氏棟云書正義引鄭注畢命序言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事不與此序相應則古文經有畢命但逸耳漢律歷志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臚王命作冊豐刑是古文經有畢命之證今依列罔命爲畢命王莽傳引嘉禾伏生書大傳有嘉禾揜誥蓋所記憶殘句周官保氏序官疏引鄭志言周官太師太傅大保茲惟三公此經無周官者趙商引大戴保傳篇及漢書百官公卿表序中語爲問言周有此官又君奭序正義馬鄭以師保爲大夫官謂鄭不見周官之篇是鄭志周官非指書篇名也其他引者多逸周書七十篇非此經逸十六篇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皆有四十五卷者建武之際武成一卷亡也藝文志本注云五十七篇者與衆本皆不應七是誤文也書正義引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者以五十六篇亡武成一

益秦誓三遂爲五十八此非向所及知八亦誤文也

張霸書百兩篇目第四

百兩篇

右霸書因書緯言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下至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定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霸因作此漢書儒林傳云以中書校之非是此霸書明著百兩之數書正義謂鄭本五十八篇爲霸書是不知計數矣論衡有引百兩篇尙書

秦書一卷目第五

古文一卷

右杜林所懷後漢書傳明著數止一卷又此卷仍博士所有者以賈馬鄭皆有說知非逸古文尙書古文宛詞以此爲鄭本事

由湯倫傳倫傳非逸篇又不當有泰誓與鄭氏本不合也

馬鄭書四十六卷目第六

堯典

舜典逸

汨作逸

九共九篇逸

大禹謨逸

皋陶謨

棄稷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逸

九征逸

湯誓

湯誥逸

咸有一德逸

典寶逸

伊訓逸

肆命逸

原命逸

盤庚三篇

高宗彤日

西伯戡鬻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洪範

旅獒逸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逸

棊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書序

右古文經亡武成鄭以博士業秦誓三篇益之亦同題同卷四十六卷五十八篇其非博士業者惟爲書序作注其十五卷二十三篇存其文而逸其說馬本初亦如此今俗間有馬融忠經乃多引枚本書文不知誰所造

枚氏分序本四十六卷目第七

堯典

舜典

大禹謨皋陶謨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允征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大甲三篇

咸有一德

盤庚三篇

說命三篇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秦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酒誥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枚本分序以冠書同序者同卷亦四十六卷五十八篇正義引劉向別錄五十八篇之文以證之不然也劉向言古文乃孔壁古文無秦誓王肅等未之思也